

〔清〕邊連寶著 馬合意校點

病餘長語

（附邊隨園先生年譜）

〔清〕邊連寶 著 馬合意 校點

而
餘
長
語

(附邊隨園先生年譜)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病餘長語(附邊隨園先生年譜)/(清)邊連寶著;馬合意校點. —濟南:齊魯書社, 2013. 1
ISBN 978-7-5333-2565-7

I. ①病… II. ①邊… ②馬… III. ①雜著—中國—清代
IV. ①Z429. 4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1)第 279719 號

病餘長語(附邊隨園先生年譜)
[清]邊連寶 著 馬合意 校點

出版發行 齊魯書社
社 址 濟南市英雄山路 189 號
郵 編 250002
網 址 www. qlss. com. cn
電子郵箱 qilupress@126. com
印 刷 山東新華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開 本 880mm × 1230mm 1 / 32
印 張 19. 75
插 頁 4
字 數 395 千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5333-2565-7
定 價 89. 00 圓

病餘長語

任邱邊連寶肇吟

卷一

商邱宋牧仲肇巡撫蘇松一時知名之士俱招致幕下因有江左十五子詩選李心恒字百藥又字北岳高郵人其詩出入於韓白蘇三家之間然別自矯矯有奇氣非規規撫摹者比十五子中應為巨擘略錄數首於左以見其概

效荆公烘颯有叙

王荊公有和王樂道烘颯詩司馬溫公亦和之或者用以為譏要之意各有托未可非也冬日

1233776

病餘長語

任邱邊連寶肇吟

卷一

商邱宋牧仲肇巡撫蘇松一時知名之士俱招致幕下
因有江左十五子詩選李必恒字百藥又字北岳高郵
人其詩出入於韓白蘇三家之間然別自矯有奇氣
非規範摹者比十五子中應為巨擘略敘首於左
以見其概

效荆公烘颯

有敘

王荊公有和王樂道烘颯詩司馬溫公亦和之或
者用以為譏要之意各有托未可非也冬日即事
戲效一首中段聊爾示幻所謂言之無罪聞之足
戒者非耶

93079

天津圖書館藏《病餘長語》書影

前　　言

《病餘長語》十二卷，清邊連寶撰。

邊連寶（一七〇〇——一七七三），字趙珍，後改肇畛，號隨園，晚號舜仙、茗禪居士，直隸河間府任邱縣（今河北省任丘市）人。清代中期著名學者、詩人。時與獻縣戈濤、高陽李才賛並稱「燕南三子」，又與戈濤有「瀛州二子」之目，合劉炳、李中簡、紀昀、戈岱、邊繼祖，並稱為「瀛州七子」（亦稱「河間七子」），且與錢塘袁枚並稱「南北隨園」，學者稱其為「北隨園先生」。

邊連寶出身望族，詩書世家。祖父以上，多仕宦顯達者。父汝元，精音律，善書畫，尤工詩作。詩宗杜甫，清蒼雄健，與同里龐壇相切劘，不相上下。以諸生終老。著有《桂巖草堂詩集》八卷（後經其孫廷掄刊成《漁山詩草》二卷）、《文集》二卷，又有雜劇《鞭督郵》、《羊裘釣》、《傲妻兒》三種。連寶幼隨父學，稍長即博聞強記，篤學不倦。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其父去世，先後從學於從叔邊汝洪、胞叔邊汝充及叔祖

邊霖。五十八年（一七一九），補博士弟子員。五十九年（一七二〇），因家貧而始以授館爲業。六十年（一七二一），食廩餼於縣學。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受知於學使錢陳群，選爲拔貢，廷試第一。乾隆元年（一七三六），以直隸總督李紱、學政錢陳群舉薦，考博學鴻詞，未中。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鄉試落第後，遂絕然捨棄科舉之途，並改字肇畛，以明歸隱田園之志。自康熙五十九年（一七二〇）二十一歲開始參加科考，至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四十八歲結束，前後共歷鄉試十二次。十四年（一七四九），清廷召舉經學之儒，刑部侍郎錢陳群再次舉薦，連寶以病辭不赴。二十六年（一七六一），受本縣知縣劉統聘請，任桂巖書院山長，兼《任邱縣志》纂修事。三十六年（一七七一），應其姪兩淮鹽運使邊廷掄之邀，與兄中寶南游，遍歷江南諸勝，題詠殆遍。明年秋返鄉。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八月，病逝於任邱，終年七十四歲。其事跡見《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四《龐壇傳附》、《清史列傳》卷七十《邊連寶傳》、《大清畿輔先哲傳》卷二十一《文學傳》、道光《任邱續志》卷上《儒林傳》、乾隆《獻縣志》卷十《流寓志》，以及戈濤《邊徵君傳》、蔣士銓《徵士邊君隨園傳》等。

邊連寶一生勤於著述，除《病餘長語》外，尚有《隨園詩集》四十一卷附《禪家公案頌》一卷、《隨園文集》四卷、《杜律啓蒙》十二卷、《評選蘇詩》十卷、《評管子》

腋》二卷、《評選〈世說新語〉》十卷、《五言正味集》六卷、《肇畛先生文稿》二卷、《列國說薈輒要》不分卷、《唐文讀本》、《選評〈才調集〉》、《選評〈明詩別裁集〉》等，與兄中寶合著《南游壇篋集》二卷。

《病餘長語》一書，見錄於《清史列傳·邊連寶傳》，是作者晚年患病之餘所撰筆記。據其《隨園詩集》卷二十四《贈葉耀南》詩小序中說：「己卯、庚辰冬春之間，余以老而喪偶，病幾瀕死，已飭兒子廷徵料理白頭人矣。兄方亭爲言，義烏葉耀南先生，醫國手也。因敦請調治，數日而甦，半月而起，兩閱月而大痊，不啻生死而肉骨矣。」按此，作者得病在乾隆二十四、二十五年間。又，作者在《長語》中最早的紀年紀事，是卷一第一則所載：「乾隆己卯，余六十初度，作詩自壽，中聯云：『大蘇當日曾同物，老杜於今幸浹旬。』子美卒年五十九，余已六十。」可知作者在乾隆二十四年後開始撰此筆記。其最晚有紀年紀事是卷十一所載：「越十六年癸未，復來客此，爲門人輩解此詩，因言其事，且指點其地，不禁淚潸潸下也。」又同卷載：「丁卯之明年戊辰，客靜海，冬夜獨處，愁悶無聊，一月內得詩五十首，精疲力盡，遂成心疾。怔忡不寐，驚悸狐疑，種種具足，至今凡十五六年不瘳，其間瀕於死者且屢矣。」今按戊辰年下推十五六年，爲乾隆癸未年間，即乾隆二十八年。由此推斷，此書當是作者自乾隆二十四年患病之餘至二十

八年間撰寫完成，故有「病餘」之稱。古人著述，以「長語」名書且最有名者，當是明代曹安《讞言長語》及王鏊《震澤長語》兩書。「長」讀「丈」音，取「多餘」之意。即如《讞言長語》自序所云：「率皆零碎之辭，何益於事？」因名《讞言長語》。讞言，逸言也；長語，剩語也。」作者以「長語」名之，意當本此。然書中所記內容，皆作者治學心得，以此名書，自是謙詞。

作者終生致力於詩古文詞創作與研究，尤以詩歌稱雄北方詩壇，故此書涉及詩論占全書比重將半，皆作者數十年詩歌創作及詩學研究心得。書中除對前人之詩進行精闢評析外，還以己詩為例，逐字逐句在創作理念和方法上進行切實操作性講解。如卷四以《無雙譜》詠項羽詩為例，細緻講解作詩時注腳有無的用法。卷七論《題趙成穆指頭畫》詩從《左傳》、《莊子》、《史記》中得來，並參以兵法，引入史事及繪畫方法加以陪襯補充。又如卷十講作詩不可襲舊、詩用文章語，卷十一論詩用本地方言詠本地事等詩論，為學詩者開闢了更廣更多創作思路及方法，而且在詩歌研究與品評上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此外，作者為詩主以性情，涵之以學問，講求言之有物，注重情感與學問的統貫結合，故其詩風雄渾博大，自成一家。其詩論尤為引人注目之處，是敢於對詩壇權威王士禛「神韻說」流弊之間難。如卷一說：「余嘗戲為詩評，續敖陶孫（器之）後，於漁洋

云：「如南部名工，鶴靚鵠狙，色色都佳，粉墨之外，故自具有俊氣。」以示余友戈芥舟（濤），芥舟以爲確。然數十年來，新城之學塞滿世界，故不敢以示外人，恐其環向而攻之也。」卷一稱宗「神韻」者說：「坐清宴之堂，發從容之論，嘆老不得，嗟卑尤不得，了無感慨，絕少激昂，非遁入神韻之中，無所庸其伎倆，此『神韻』二字爲達官貴人藏身之固也。」又在卷六戈濤詩集序中說：「而近世之劫持文柄者，復宗其說而改其面目，謂詩當以神韻爲主。於是天下學者靡然趨風，社稷而尸祝之；下者循脣希聲，高者摹神追象，務爲無所歸存不着痛癢之言以相高，以爲不如此不足以爲神韻也，於是乎詩道至此而大敝。」諸如此類，有十數條之多。然作者並非如趙執信《談龍錄》那樣，讐於其人而有所攻擊，而是爲詩風流弊之泛濫而堪憂：「夫黨枯讐朽，文人習氣，余所不取。乃自喋喋不已者，誠以風雅一道，所關於世道人心者爲甚鉅，不敢謂無與己事，一委諸泛泛悠悠之口也，有心人當自鑒之！」（卷六）這種勇於擔當的治學精神和無私端正的學風，是我們今天更應學習的。

另外，作者爲學者型詩人，對前人詩中之訛舛疏漏，亦嘗根據詩意進行考訂。如卷十從東坡《十二月十七日夜坐達曉寄子由》詩中「清風欲發鴉翻樹，缺月初升犬吠雲」兩句，發現十七日「將曉而缺月初升」，不合乎天文規律，從而斷定「此必二十七日，非

十七日也，題有脫誤」。又如卷三以賈島《渡桑乾》、《上谷旅夜》兩詩內容，對賈島里籍進行考辨，證明賈島故鄉在咸陽而非涿州。（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籤》已論及，作者當未見）皆剖析精微，鑿鑿有據。又如卷六發覺盧仝「蟄蟲初動春風起」、「天子未嘗陽羨茶」兩句詩之「初」、「未」二字，於理不妥，乃於後文作辨說，並因此對「雨前」一詞進行考辨，足已見其深諳詩學三昧。

作者除精通詩學外，還研辨經史，問學廣博，故其筆記中，舉凡經史闡繹、名物考訂、社會風俗、軼聞趣事、方言辨讀等等，無不涉及，且援引該博，議論精確。如卷六對《詩經·碩人》一篇詩旨的獨到闡釋，卷十一論《詩經》中無九言句，卷七論後人於《春秋》信《傳》而不信《經》之誤，卷八論男女「雲雨」事本於《莊子》等等，皆具創見。又如卷九記述任邱與鄰縣文安喪禮之異同，卷二記「摸稽哥」、「鴉方烏什」兩種旗役稱呼，及科舉掌故「喫夢」、「飄洋」二事，皆為他書所未見或最早之記載。又如卷三寫其小姨之聰慧，卷四記劉果實、趙執信戲老儒事，卷五寫李中簡之綽號，卷十一記紀昀與董元度口吃且俱不善書等故實，皆雅而有趣，可資談助。又如在卷二及卷十一中辨析高陽、任邱、文安話發音等，對研究方言皆有參考價值。此外，書中還收錄了一些前輩先賢及作者師友的詩文作品，如卷一錄家藏傅青主贈作者祖父邊之鉉手札三通及題

扇詩一首，皆未見收於傅氏《霜紅龕集》，這對傅山研究有極其重要的學術價值。他如書中所收任邱檀振遠、王應楔、李學禮、高陽李才賛、吳橋方鳴臯、滿人海齡以及妻子李氏等人詩詞，皆他書向所未見者，是研究北方地域性詩人的重要資料。

《病餘長語》向無刻本，今所能見者僅有鈔本三種：一為天津圖書館藏民國鈔本（校記簡稱「原本」）十二卷，四冊，無序跋。每卷卷端鈐朱文「邊郇翰」印，（宣統三年《任邱邊氏族譜》載：「郇翰，字友棠。光緒戊戌生。」）此本即或其所鈔。今人張寅彭撰《新訂清人詩學書目》，直以天津圖書館藏本為稿本，不知何據。筆者曾浪跡書林十數年，粗通版本流略之學，且藏有作者手跡；嘗細審天津圖書館藏本，其字體風格，與作者筆跡迥異，且紙墨皆不到乾隆，為典型民國鈔本；書中尚多有因鈔者學識所限而明顯致誤者，故天津圖書館所藏非稿本明矣。另一為清華大學圖書館所藏乾隆鈔本（校記簡稱「清華本」），殘五卷，存卷一至卷三、卷七至卷八，兩冊，無序跋，卷一扉頁粘有浮簽，墨書「庚子夏日，鈔於軍莊館」，無落款。當是一教書先生於乾隆四十五年在任邱軍莊村教館時所鈔。再則為中共中央黨校圖書館藏清鈔本，十二卷，四冊，亦無序跋，鈔繕精整。封面及題名下鈐有「清華堂藏書印」、「吾邱邊氏珍藏」、「碧藻館」等藏書印數方。余曾往校，雖歷盡周折，然最終只允一觀，未能得以校閱，實為憾事。此外，書

林前輩孫殿起《販書偶記·續編》卷十一記其曾購得《病餘長語》十二卷，稱是原稿本，然不知今歸何處，尚冀發現。

此次整理，以天津圖書館藏本為底本，校以清華殘本，並對《長語》中所徵引之書，皆一一核對原始出處。作者在引書過程中，有些是節引綜述，與原文不盡相同，今為明確起訖，便於閱讀，凡屬此類引文，皆以引號括之。對於其中影響文意的文字酌作校勘，並在按語中說明引文出處及刪節情況。凡校勘中所涉書籍，皆臚列出來，作參考書目附於後，以供讀者核查原書時作為依據。原書條目，有些是一條記一事，有些則數條記一事，為便於讀者閱讀，今據各條所載內容，凡記一事者歸為一則，共得四九九則，並標以序數。

為讓讀者對作者生平有更全面細緻的了解，點校者編撰了《邊隨園先生年譜》附於書後，敬請方家一並指正。

本書在整理出版過程中，得到了中共滄州市委梁振剛秘書長、任丘市政府趙學明市長、黃驛市政府邊老剛市長及滄州友人孫建、清華大學圖書館馮瑞雪老師的關心幫助，在此並致謝忱！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古鄭馬合意識於任丘圖書館

目 錄

前言

病餘長語卷一	一
病餘長語卷二	三九
病餘長語卷三	八四
病餘長語卷四	一二九
病餘長語卷五	一六一
病餘長語卷六	一九二
病餘長語卷七	二三六
病餘長語卷八	二六〇

病 餘 長 語

二

病餘長語卷九

二九三

病餘長語卷十

三二八

病餘長語卷十一

三七三

病餘長語卷十二

四〇四

邊隨園先生年譜

四四二

主要參考書目

五九二

病餘長語卷一

任邱邊連寶肇吟

—

商邱宋牧仲肇巡撫蘇松，一時知名之士俱招致幕下，因有《江左十五子詩選》。李必恒字百藥，又字北岳，高郵人。其詩出入於韓、白、蘇三家之間，然別自矯矯有奇氣，非規規撫摹者比^(二)，十五子中應爲巨擘。略敘數首於左^(二)，以見其概。

《效荆公烘瓦蟲》有敘：「王荊公有和王樂道《烘瓦蟲》詩，司馬溫公亦和之，或者用以爲譏，要之意各有托，未可非也。冬日即事，戲效一首，中段聊爾示幻，所謂言之無罪，聞之足戒者非耶。」「屋山吹裂終風號，曉窗瑟縮裏縕袍。忽驚芒刺在腰背，爬沙那得仙指搔^(三)。嵇康性懶固多丑，老鰣衣垢彌穴巢。中單急解付兩婢^(四)，十指大索同搜牢。尸積便思觀宜築，血流豈必杵可漂。策勳牙爪已足賀，盡殲未若烘爐燎。須臾赴焰類蛾滅，頃刻裂體同龜燐。幅膊直似武安震，拉雜不異臯蘭麌。旁及蚤氏下逮蟻，一網

而盡誰能逃。小婢失聲忽大囁，獵得巨擘魁其曹。婪酣肚腹脹麥顆，亦有脚股連雁尻^(五)。諦視掌上聊玩弄，厲聲呵責如雄虓。曰汝賦形極委瑣，曰汝秉性專貪饕。噬膚飲血恣口腹，微軀豈足充汝庖。蔓延孫子營窟宅，爲肘腋患非一朝。投畀炎火且快意，么瘠焉用汚歐刀。熏心焚身爾何悔，昂首彷彿聲嘈嘈。阿房宮賦舊能讀，於傳有之未爲妖^(六)。見唐陸勳《志怪錄》^(七)。姑妄聽之譯以意，其詞大概多訾謷^(八)。似云族類實天產，遙遙華胄名曾標。藏老僧衲具佛性，游宰相鬚經宸褒。置諸壁間每見愛，捫來座上偏稱高。鮮衣美服我不顧，敝褐破絮君則招。且聞人身厥蟲窟，爲虬爲蛟爲虯蟻。是皆害在爾心腹，若我所饜纔皮毛。不見州衙擂大鼓，堂皇日坐煩榜敲。擇人而食欲無厭，吮脂吸髓竭其膏。取彼所得以例我，詎異太山於秋毫。而乃獨於我乎懲，茹柔吐剛非人豪。何況相與有瓜葛，屬毛離裏如粘膠。同根相煎何太急，忍使赤族爭燔燒^(九)。須臾聲寂去不顧，掉頭一霎如風飄。聽其詞直義亦正，誅之不武寧相拋。於物罕容實吾褊，不虞反脣來譏嘲。處禪且效阮籍戲，放生亦受坡老教。翻思火攻真下策，披衣一笑倒濁醪。」戊辰冬初，余作《勑瓦詩》，亦頗得意，後閱《十五子詩選》，得李君此作，殊大快也。僕作五言，且得韻甚窄，故遜其恢詭；然余詩精鑿處，亦渠所不及，緣體格各殊也^(十)。此作殆與僕《四蟲詩》並駕矣。